

公冶季篇第 五

5-24

**子曰：巧言，令色，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  
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**

●巧言，阿谀讨好。令色，媚态取悦。足恭，卑顺奉迎。匿怨而友，诈亲接近。都是常人情表，不可说只有少数奸伪分子才这样，（吃紧）只是愚智有别，程度不同，手段高下，显隐各异罢了，但自蔽和奴性，一也。（吃紧）所谓情商，即其现代之度量，再加所谓智商，便成一般的公式。○根本原因，即在于不能觉仁。盖原子个体，一切身外，无非私欲，必利害计度，但求生存。固然也有其耻，却非耻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等无耻之举，而是耻这些手段之不能得逞。（吃紧）且我对人如此，必也以为他人对我也当如此。○是故厚黑之学，虽众口非之，却以巧令包装，而为种种显学，绵延全部历史。异化的世界，便是佞人的应许之地。（吃紧）○惟君子明觉，此心无外，化育一切，才彻底扬弃原子个体的奴性，终于自主自强。●丘也耻之。夫子不是与己无关地，充当旁观的道德家，以为那些行迹可耻，而是为常人之奴性羞耻，替那些无耻的原子个体羞耻，盖众生皆在此心，焉能外之？故君子之恶，必也仁乎。（吃紧）○且君子固独然无外，却非孤独。（吃紧）人皆可以为君子，则能一体同仁。故左丘明耻之，我也耻之。

2020/8/19

久虚